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注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疏逃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尚得不敢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以兩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已愛身而實

止知有已不知有人覩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概尙同不知辨異覩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於禽獸非有罪名出人○注逃者至日歸○正義曰禮記曲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詩曹風蜉蝣篇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廣雅釋詁云歸就也歸正猶云就正矣伏生書大傳云和伯之樂名曰歸來鄭氏注云歸來言反其本也爾雅釋言云還返也廣雅釋詁云還歸也釋言云還返也下云追而還之又以還釋歸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苙蘭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罥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疏注苙蘭也○正義曰音義云苙丁音立欄也圈也蘭與闌

字同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方言曰笠圂也注云謂蘭
圂也孟子既入其苙趙岐注云苙蘭也蘭闌古適用
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師古注云蘭謂遮蘭之
若牛馬蘭圈也阮氏元按勘記云蘭者假借字欄者
俗字闌者正字也○注招胥也○正義曰音義云胥
涓充切謂羈其足也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絹作
羂又作胥說文网部云羂綰也系部云綰絹也周禮
秋官冥氏掌設弧張注云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
禽獸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云罝
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絹即羂亦即
胥也絹之爲羂猶爾雅釋器捐之爲環聲類云胥以
繩係取鳥獸也音義言羈其足皆本此然趙氏以胥
釋招未詳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音義不爲招字作
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
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翹字此惟
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
亦猶招招舟予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
同讀韶然愚又謂招之爲胥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作
證孟子之闕楊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
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

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苙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答鬬辯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以奪也鬬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辯書費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逸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一音之轉放逸即風逸也方言云豬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子豬是豕即豚也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 疏 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安之則遠者來至此言來者不綏謂來歸者不受而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注 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鉄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

【疏】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廛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泉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之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謹案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

說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衛風氓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賣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不容缺緩郎用二用三何致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爲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秦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至次章云與子同澤三章云與子同裳是單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綫也紩縫也書棐誓善敹乃甲冑鄭氏注云敹謂穿徹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聯合數以爲之也又鞄人云眡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

甲冑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徹卽縫綴也武氏億釋甲云以繩謂之縷繩有飾謂之朱綅遂尙書年不登甲不纓滕孔晁注曰纓繩甲不以組書敹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敹理穿治之說文云綅綅也魯頌閟宮篇貝冑朱綅傳朱綅以朱綅綴之疏謂以朱綅連綴甲也又按朱綅卽冑之綅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齒飾冑朱纓綴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纓綴甲故鄭云亦錯飾也是鄭所云錯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冑爲義疏但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按士氏武氏所詳是縷爲紩甲之縷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春秋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粟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廝賤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

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廝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斯之訓爲析緣其任析薪故名斯廝其俗字也蘇林云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注】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疏】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

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諸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
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
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
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
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
强國爭之强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漢書鄒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文選作隨侯之珠
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
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
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
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
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
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焉
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絕白而有光因號隋珠隋侯
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
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
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

珠可以示諸求
素或指此與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
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注】盆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疏】注盆成至必死○
正義曰說苑建本
篇有盆成子是盆成二字爲姓周氏廣業孟子出處
時地攷云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
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适以母柩合葬
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适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
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
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注】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注】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注小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方言云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衛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儇也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皆利捷利則超越人之先指危機也君子明足以察其而仁義行之智足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夫道大則能包容小人以有孚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誠感而通于人有禍何害之有

注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禍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疏】小知自私○正義曰史記賈生傳服賦中語○大雅先人○小

義曰文選西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彥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大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又上林賦揜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數稱衡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劉劭人物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先人與自私相對謂以人爲先己退讓處後也鶡冠子近迭篇云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庶明哲之末風兮擢大雅之所譏李賢注引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或指此然與上小知不類且先人無謂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疏注館舍至上也○正義曰儀禮聘禮及館周禮秋官司儀致館注並云館舍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又以止釋舍又知士篇

靜郭君善剸貌辯於是舍之上舍注云上舍甲第也此上宮當如上舍謂上等之館舍也趙氏以爲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名上宮女部云婁空也广部云廔屋麗廔也囧部云囧窗牖麗廔闓明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樓牖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然則樓之名取於婁麗廔以闓明釋之即玲瓏之轉聲蓋其制窄狹而高四面開窗牖以上爲稱而下言牖上故以爲樓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注】屨屝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廋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疏】○正義曰說文屨部云屨履也尸部云屝履屬趙氏以綖爲屝而以草屨釋之此直以屝釋屨屝爲草屨故云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謂織草爲屝已有次弟而尙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敘也國語晉語云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次也次與敘義同云有次業者以次釋業也說文欠部云次不前不精也故以爲未成廣雅釋詁云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注然則業屨猶云造屨創屨屨始作爲業猶牆始築爲基衣始裁爲初皆造而未終之稱也○注廋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廋或作廖同音搜今諸本作廋惟廖本作廋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廋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詭云蔵匿以爲戲也趙氏以匿釋廋又以竊釋匿謂或婉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注】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注】館人曰殆非爲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疏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者而於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屨之館人抑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疏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經省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非已所絕已字正釋經予字阮氏元挍勘記云夫子之設

梓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桒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偽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子子盍字形相涉而譌趙氏佑溫故錄云此作孟予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論語述而篇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評召也追呼謂追逐而召之呼爲評之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猶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閩監毛三本作拒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作距距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章昭注云逆拒也詩大雅皇矣敢距大邪孔氏正義云放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即逆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即竊之與否也有學道之心又有竊履之心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履之心則或即爲從者之度不可保也即亦不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

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此章一以見設教者之大一以見寄託者之多所以銷門戶之見而黜借廕之傀趙氏生漢末見當時跋扈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黨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疏】受之如海百川移流○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注】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疏】以指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注】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疏】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為即下無穿踰之心○注此為此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疑羨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注】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疏】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己篇爾充天地高誘注云充猶大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注】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疏】穿踰○正義曰閩監毛三本此作穿窬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說文

穴部云竂穿木戶也辵部云逾越進也逾即踰竂即窬
二字本異禮記儒行蓽門圭窬注云圭窬門旁窬也
穿牆爲之如圭矣圭窬即左傳之圭竇故徐氏音豆
即讀窬爲竇也其實竇窬義皆爲空而字不同窬自
音臾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爲踰越之踰論語陽
貨篇云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穿壁
也窬窬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窬然則釋文論語本
作穿踰是論語之穿窬與孟子之穿踰一也或借窬
爲踰故有作穿窬者其實皆穿踰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注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
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
皆可以爲義也

疏 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爲
尊於卑上於下之通稱卑下者自
安而受之所謂實也無德行者爲有德行者所輕賤
亦自安而受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爲輕賤受
爾汝之實即受輕賤之實故云德行可輕賤人所爾
汝者也非謂德行可輕賤專在稱謂之爾汝也既實

自當受之實自不能不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不爲人所輕賤也彼云旣不爲輕賤不爲人所爾汝德行已高自不爲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自不爲人所爾汝非謂有可受之實而強項不受之也謂不恥有此不得不受之實而勉以去之也但德行無窮非僅免人輕賤而已故又須充大之使不獨不爲人輕賤凡身所至無非義之所至斯爲自強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記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爭注云至猶達也行也趙氏以自行釋往字以所至申上達字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即是無所往而不達於義也荀子解蔽篇云偷則自行又云心者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自行謂任心所欲行無有禁止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注】餂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

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
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
踰之類也【疏】注餂取也○正義曰音義云丁曰注云
餂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
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个世字
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木亦作餂奴兼切按
銛餂二字方言皆有之一云銛取也注云謂挑取也
一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飵或曰
餂徐鍇說文繫傳云相謁相見後設麥飯以爲常禮
如今人之相見飲茶也趙氏以取釋餂自本方言丁
公著謂傳寫誤者是也姚寛西溪叢語云玉篇食字
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
第與孟子言餂之義爲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餂
之義趙岐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
爲銛玉篇廣韻銛音他點反取也廣韻上聲忝韻
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說文以銛爲臿屬
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拔銛乃挑
之轉音以言銛即以言挑也俗以鎖鑰不能開用物

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銛也臿爲今之鍫鍫方言作斛說文作銚正以其挑取土而得名鍫有二種一種堅厚用以上挑可多得土一種纖利用以深入此纖利者形正近於舌蓋銛之遺也漢書賈誼傳弔屈原賦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晉灼曰世俗以利爲銛徹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龕手鑑食部平聲有餂字云音甜甘也又舌部云⿰目舌眂所佸胡五俗甜正徒兼反甘也然則餂乃甜之俗字漢前無之又按說文金部銛從金舌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舌字非聲當作㐁聲㐁舌貌也他念切在谷部此木部炊竈木之⿰木㐁𦧇屬之⿰金㐁皆用爲聲依此則銛宜作⿰金㐁若然則⿰金㐁爲㐁之通借以言⿰金㐁即是以言丙魏校六書精蘊云說文㐁字音忝象舌在卩外露舌端舐物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餉人者孟子斥爲穿踰是⿰金㐁誤爲銛又銛誤爲餂矣附其說於此以俟參攷○注人之至類也○正義曰失言失人本之論語衛靈公篇但彼之答止於不智故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以言銛以不言銛是以偃巧刺取人意心術隱伏以竊取人情與竊人物無異故云是皆穿踰之類一不智一巧智兩者正相反然遂利入邪亦終是無

知而已穿踰人所恥而不爲以言不言餂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謂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踰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踰之心而不以言餂不以不言餂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踰之心如是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注】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疏】善道也○正義

曰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禮記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語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語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言近至存焉○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言爲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帶之上說文勹部云匈膺也肉部云肌胷肉也何即胷肌即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膺心衣夠胷肩之間施一稽一奄心也胷臆嘗心亦居帶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爲者爲守此仁義也仁者元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即施仁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胷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言如是守即如是雖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本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

外仁義孟子之旨趙氏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為帶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任陽不任陰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注身正物正天下平矣疏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成物知也以知行仁事皆合於義孔子所謂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疏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耒部云𦔳除苗間穢也重文耘𦔳或从芸芸為𦔳之假借亦耘之省文也除穢即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疏】注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篇則君體法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離義同依性卽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爲善此非徒論堯舜湯武也爲托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注】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疏】注人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

祭祀之容注云容卽儀也冠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
指上堯舜湯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
人之繼堯舜湯武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
武也德盛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
哀非爲生者也注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疏注死者至哀也○正
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惟因
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哀之出於眞意非以此結
交其子弟父兄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注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
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
人也疏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僖公二十五年左
傳趙衰以壺飧從徑注云徑猶行也釋文云徑
讀徑爲經文選魏都賦延閣允宇以經營劉逵注云
直行爲經素問欬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脈之所行
爲經是經爲行也體德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
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鍾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

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訓回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用而此則自行其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清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不信則非招尤謗而來惡名令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非謂欲弋致方正之名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注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待命而已矣

疏 注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即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謂湯武反身也毛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度法度也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人生有不容踰不容缺之常度則形行之足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干祿正行二端[illegible]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其法度盛德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哭死而哀也經德不回也言語必信也爲生者爲人也若爲人則此四者非干祿即正行干祿固虛僞之小人孟子特指出正行二字其人嚴氣正性自命爲君子與干祿者之形相反而與干祿者之虛僞則同孟子指之爲正行之趙氏申之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托

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已於千古之上有以鍼之自盆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言餂之人邪舍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眞僞於豪芒則學道之人不能保其竊屨尤爲切切者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疏○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注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疏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此大人指當時諸侯而言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音邈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詁云邈遠也文選思元賦允塵邈而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邈而

臏賁今應劭注皆訓邈爲遠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卽以藐爲遠盍說大人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郎下皆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恉阮氏元挍勘記云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巍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抜說文嵬部云魏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乎惟天爲大是巍巍爲大故何晏注云巍巍乎高大之稱也史記晉世家魏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魏喻巍巍高大也淮南本經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嵬嵬然又俶眞訓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魏魏卽巍巍古或省山作魏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而復始也又天下篇巍然而己矣亦作魏省山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魏魏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在目中也趙氏云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視與勿視二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自不敢視也勿視者

不以其富貴爲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畏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蓋在他人則勿敢視者在我則勿視在他人則畏之在我則不畏之曲折以互明其義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注**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疏**注仞八至仞也○正義曰仞詳見前

爾雅釋宮云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樀方言云屋梠謂之櫺郭璞注云即屋檐也亦呼爲連緜劉熙釋名釋宮室云桷確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櫋櫋緜也緜連榱頭使齊平也檐接也接屋前後也霤流也水從上流下也按屋自中棟至檐用椽相比近棟者名交謂交於楣上也接交而長直下達於檐者名閱以其下垂故名榱矣榱之抵檐處爲榱題其下覆以瓦雨自此下溜故爲霤亦爲樀檐取

於滴也今尚以瓦頭爲滴水自瓦言之爲霤自椽言之爲榱題近在一所故趙氏以屋霤釋榱題也霤屬瓦故亦作甋廣雅釋宮云甍謂之甋是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襄二十八年左傳慶舍援廟桷而動於甍則甍爲覆桷之瓦可知言其多力引一桷而屋宇爲之動也若以甍爲屋極則太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而動於極也程氏說是也援桷甍動亦屋霤與榱題相近在一所之證也趙氏既以屋霤明榱題矣又云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太之室阮氏元校勘記云榱題三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榱題作振屋謹按振字乃旅字之譌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橝屋梠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記饎爨在西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屋旅即屋梠屋梠即屋檐正榱頭之所在趙氏盍云尾旅數尺譌旅爲振又倒屋旅爲旅屋遂不知其說而竟改注文爲榱題矣今仍存振屋二字而證明之以著趙氏之義識者察之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

一筵注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皆有尺寸之限矣故趙氏以此堂高爲大屋之高周氏柄中辨正云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仍並非踰制而數仍之指堂階無疑矣謹按孟子亦渾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縱僭乎帝制者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進二丈八尺者爲階二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以數仍耳趙氏以爲大屋是也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九尺榱題三圍曾子大賢卽爲尊官何致僭天子然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云徑尺曰圍則三圍者三尺也廷琥云趙注堂高數仍孔本作高堂數仍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注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疏】注極五至一丈○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養具食也饌或從巽片部云具其置也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味無不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言具食也論語爲政篇有酒食先生饌集解引馬曰饌飲食也廣雅釋詁云饌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于西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即具食於前亦即是列於前晏子春秋問下云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注】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般大詳見公孫丑上篇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文選西京賦般于遊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奭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般樂之般訓大者不同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

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注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疏茅茨至蕩心○正義曰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斵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叙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疏】注養治至寡矣○正義曰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宀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注】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疏】注謂貪至衆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

貪亂箋云貪貪猶欲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暴戾貪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欒黶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是其事也黶雖不亡而盈亦必亡先德之恃焉可久乎

章指言淸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禍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疏淸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淸淨自正禮記孔子閒居云淸明在躬注云淸謂淸靜說文水部云瀞無垢穢也瀞卽淨字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注**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疏**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遵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遵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一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柹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柹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奶柹一名楰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楰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柄中辨正云陳禹謨名物攷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噉余其狀絕類柹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益信何氏之說不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梬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棗經殊不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

刺非芈棗也木部云梬梬棗也似柹而小一日楧拔
倚即釋木之遵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
籍乃爲可信昔在　西苑萬善殺庭中會見其樹葉
似柹而不似棗其實似柹而小如指頭內藍告余用
此樹接之便成柹古今注云楰棗實似柹而小味亦
甘美師古曰梬棗今之楰棗也楰與遵音相近楰即
遵字也內則芝楠賈氏曰芝木椹楠軟棗釋文云楠
本又作孺孺者楰之誤○注曾子至美也○正義曰
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謂曾子思念其父
旣毀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已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
云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
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
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
復根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
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
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山軒
碎雜宛脾皆菹類也醸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
氣今盎州有胒殘者近肉北爲之矣軒或爲胖宛或
爲鬱說文肉部云脒游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牒即聶
而切之周禮天官醢人注引少儀作牒而切之然則

牒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條謂之報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速下刀少儀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按報與牒音近報之爲疾卽蹀之爲疾報而切之卽今肉蹀子也南史佞倖傳云宮中謂云趙鬼食鴨鵝諸鬼盡著調鶉與調韻正讀如蹀鶉猶瀟瀟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言鶉今則爲蹀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亦益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醢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此因少儀內則麋鹿稱菹脾析爲牛百葉豚拍爲豚脅亦爲齏是齏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齏則齏卽膾之通稱蓋肉之牒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但牒切而不報或全物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齏以其皆爲牒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齏但菹之名可通於肉而膾之名則不聞通於菜是膾專爲肉之細切者名也菹齏皆用蔥薤醢醬和之今人以生鰕生蛼螯用酒酢椒薤拌食之此古肉食爲菹之

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艸部云菹酢菜也韭部
云齏墜也墜齏也通俗文云淹韭曰齏淹薤曰墜蓋
菹齏之暫食者可用酢其久藏者兼以鹽或用全或
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尚名齏矣而肉之牒切
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醢酢芥薤和食之制蓋膾之古
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膾羊炙豕炙魚
膾即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
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
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
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
肉燔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
遂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賓亦炙非炮燒
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日燔炙肉
是燔亦炙也月燔亦炙爲臠而貫之以炙於火如今
炙肉矣瓠葉云有兎斯首炮之燔之次章云炮之炙
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箋云柔者炙之
乾者燔之孔氏正義云凡治兎之所宜若鮮明而新
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臠貫而炙之若今
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燒乾脯也
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燔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

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內則獨詳於炮云炮取豚若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墐墐塗塗有穰草也又燅迹毛以墐塗塗裹之置火中燒其毛隨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皽更入鼎鑊煑之以其用塗包裹燒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爲毛曰炮也去其皽之後入鑊煑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燔遠火炙之則爲炙攷工記廬人重欲傅人注云傅近也傅火火卽近火也是爲炮之燔之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瓠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云抗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炙之也軟棗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之禮二十豆之用膾炙禮之隆殺有差卽物之甘嘉或別故以孰美爲問耳孟子曰膾炙哉

注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注】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疏】注譬如至故諱之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云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大史所奉之諱惡即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大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左傳申繻云周人以諱事神注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適丁以上諱祖並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曾祖庶

人不逮事父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有敢斥言者也諱君父之名之事也隱公八年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云立有德以為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為正姓也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為正姓也

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者氏也同姓爲一族其以氏爲族者謂九族之族盍一族分爲九族可各爲氏而九族總爲一族其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要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甚詳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如周語帝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命氏曰陳飂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蓋此三者本皆姜嬀董之子孫故子之以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與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薏苡生賜姓姒氏殷契以元鳥子生賜姓子氏所皆因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旣姚姓則嬀爲

舜後之氏可知姓氏之體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
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
名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
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其由
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故戾名遂繁
大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姓之界於經
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
也季字也南爲逗氏姓也三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
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
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五帝本紀曰自黃帝至舜
禹皆同姓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姓姒氏契爲商姓
子氏棄爲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
者先儒以爲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
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姜
大費賜姓曰嬴皆于以祖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
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
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因自有姓
而炎帝黃帝之姜姬實爲氏姓之剏始夏之姓姒商
之姓子亦同然則單云姓者未嘗不爲氏姓單言氏
者其後以爲姓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

姓及氏姓爲昏姻不通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事氏於王父字者爲氏不爲姓古今之不同也謹按伏羲以上人道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昏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受氣純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賜姓之制蓋遵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旌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爲貴人之相嫁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賜於大皞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此所謂姓即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即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懷羸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爲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己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滋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爲族至是因其族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

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爲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即是命氏是古時通謂之姓周乃分之正姓爲姓庶姓爲氏耳禹賜姒姓契賜子姓稷賜姬姓皆與舜之姓媯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凡賜姓者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純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爲眞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爲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爲姓即以爲族而已矣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

歟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厄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也【疏】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此不同彼集解引孔氏云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爲匪匪然卽非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比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

文章也趙氏本此以不得其正解之儀禮覲禮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些注云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即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別乎河間私同黨之黨黨錮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者誤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即此三君八俊希風標榜之徒故既以鄉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即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指妄肆譏評而說者或謂孟子之文本作五黨之士故引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疏**孔子至次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獧作狷

音義云獧丁音絹與狷同按說文犬部獧疾跳也一曰急也國語晉語小心狷介韋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獧之爲狷猶捐之爲環又心部云懁急也讀若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疏注琴張至學者也○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

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
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顓孫師
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
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
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
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
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
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
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
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傳觀正義所引鄭賈之
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爲子張而左傳本之也服虔始
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
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
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牢也不言即琴
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鱣論語古
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
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

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談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肅臆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編曲或鼓琴則編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或善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顓孫師之證而趙氏本之也葢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至馬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而以辟爲邪僻此趙氏本之謂其不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曾晳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列琴牢別爲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跌踔無常也跌或作踸楚辭七諫馬蘭踸踔而日加王逸注云踸踔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踸踔非常亦謂之踸踔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是

也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詭粹綜注云譎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詭切至顏師古注云詭異於衆也異於衆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

何以謂之狂也注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疏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嘐嘐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嘐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既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玁狁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夷召旻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攷也釋文引鄭氏注云攷成也向秀云攷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攷即是攷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注】屑絜也不絜汚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疏】注屑絜至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谷風篇不我屑以傳云屑潔也古脩潔之字皆作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兮王逸注注云不汚曰潔不汚穢爲絜是汚穢爲不絜矣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爲有介之人有所不爲則有所介畫不妄爲故不以不絜爲絜也不絜是汚穢之行能恥之賤之是不絜此不絜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之故爲可與言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獧也爲獧人以明之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注】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

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疏】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兮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有害於德故云德之賊語見論語陽貨篇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

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疏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嘐嘐以下皆論鄉原嘐嘐鄉原之嘐嘐也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謂鄉原之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眞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言行不顧也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趙氏以上古之人爲句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爲句生斯世也句爲斯世也善句與斯可矣一踽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杕杜篇獨行踽踽傳云踽踽無所親也說文足部云踽疏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辟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

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為何何為之為張
云于偽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為而如是生斯世也但
取為人所善之善人此為字讀如字與闡為宦豎之
稱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戊曰闡茂李巡注云闡蔽也
趙氏讀闡為奄于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大也
大也故釋為大又思齊篇思媚周姜傳云媚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疏**注萬子至為也○正義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萬子即萬章也云云是趙邪卿注本作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乎日反覆辨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

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益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當爲懈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推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爲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侗而不愿釋文引鄭注云愿善也趙氏讀原爲愿故以原人爲善人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

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疏】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無可非無可刺則眞善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敢異汙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敢離蓋自托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爲浮沉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絜則非廉絜論語學而篇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絜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推其志行既同流合汙而其與此流俗汙世之人人其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人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

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汙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堯舜之道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注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惡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疏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驕驕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幽幽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蕛也幽蕛莠一聲之轉

說文艸部以蔓次莨莨卽爾雅釋草之孟狼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莨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莨狼尾草也莨爲狼尾蔓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莠乃蔓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蕫粱說文艸部云蓈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重文稂采卽穗字爲不成秀之名蓋不病則莠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童之猶言獨也根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卽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粟下揚生莠也揚者籤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籤揚之必在下今農人向呼之爲下揚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闘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蔓之爲狗尾者異也莶卽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卽以莠名之稂莠一類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全浴謂之半掩故能生也程氏瑤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玉裁以下揚爲下垂難乎逹矣○注佞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

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壬佞也書臯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郎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佞孔壬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郎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違滔天爲甚佞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猶信乎辯此辯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貢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若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

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者心者名朱朱朱即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熱王逸注皆云朱赤也考工記畫繢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為正正色劉熙釋名釋采帛云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鼃聲應劭云紫間色鼃邪聲也　按鼃與哇同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注】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疏】注經常至行也○正義曰白虎通五經篇云經常也說文辵部云返還也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與返同歸即還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

趙氏以正為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常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以道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舁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物曰興賈氏疏云興興皆是積聚之義興為積聚又為茂盛故以庶民興為家給人足倉廩實而知禮節管子文詳見前秋官大行人殷頫以除邪國之慝注云慝惡也故以邪慝為邪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趙氏之義則孟子言反經與公羊傳異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疏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義曰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爲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疏**由堯至知之○正義曰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治天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末自堯舜而下言湯文孔子所聞而知之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

散宜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道也上言鄉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末言君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有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卽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卽通變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變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獧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淑克如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慝也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闇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勞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慝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獧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獧者反經則由獧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慝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而知之卽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反經爲權實卽堯舜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旣許言

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疏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曰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尹既是祖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𤳳索隱云仲虺二音𤳳作壘音如字尚書又作虺𤳳萊一

音之轉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注】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疏】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云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爲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號雒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

係于尊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行字也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大雅緜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illegible]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蔑德秉寸[illegible]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為柯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皐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朱則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太文王時舉一太公望散宜生則號叔泰顛閎夭召公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

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爲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爲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注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己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値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

吾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疏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為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為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曾思為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覩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為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為臣皆以傳湯

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皐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於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濶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數文獻無徵者幾希矣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謂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於知之者孟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末遠爲幸因盖以末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己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見聞絶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曾思者而其所遺於後爲盖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道氏之惜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道措諸天下而巍巍皥皥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湯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徵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

予但聞知而不能措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之十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鄒魯又相近言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終也乎爾者決絕之中尚有餘望也此孟子思王者之不作而不欲徒托諸空言其辭遜其指婉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失孟子之教矣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揆之趣也

疏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韓非子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

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爲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判○聖人不出名世承問○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論衡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終

姪廷琮瑞校字

孟子正義卷三十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篇敘 疏 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篇敘亦趙邠卿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仰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儷五七未必盡符作述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羣弟所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隔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為政化民故次為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 趙氏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 疏 正義曰明名篇敘者為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 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 疏 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爲道即元亨利貞之爲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疏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疏正義曰思禮謂三年之喪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疏正義曰說文廾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所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疏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

以告子論情性也疏正義曰人性善所以能孝弟情性在内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疏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以性本於心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疏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是矣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爲三册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爲四册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

於齊宣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暴決於歸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略也滕文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尊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其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興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誣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辯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萬雜說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人致可得而略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

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信矣謹按周氏所
云假較趙氏為長然探趙氏篇叙之指蓋恐後人案
亂其篇次增損其字數故假其義以示其信耳如後
稱字數以五七不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百有
奇非傳寫之誤三萬五千二百有奇實增多之篇所
羨詐眞以孟子取五七不盈之義為此字數哉

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
法之也**疏**正義曰天以七紀昭公十年左傳文也尚
書堯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
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七政者北斗
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
第三曰命火謂熒惑第四曰煞土謂塡星第五曰伐
水謂辰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
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又云日月星皆以璿璣
玉衡度知其盈縮尙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璇機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
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
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七
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

作璿璣不作旋機則用馬氏義也渾天者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爲之象衡橫其中璣轉於外以知天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甯穀梁傳序云七曜爲之盈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日歲一周天月月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亦一歲一周天是七政分離各行其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畢陳於目故云聖以布曜布曜者即布此七政之曜言孟子一書分而爲七如天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章曜論以復孟子疑即以七篇爲七曜趙氏蓋本此

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

疏 正義曰題辭稱二百六十一章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敢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個月當有二百

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常期音義云當期音朞則本作當字今正之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

疏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不敢盈據今本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爲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爲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辨繹其故趙氏本所不同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葢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爲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議兵篇與陳囂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則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爲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爲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章首皆無孟子曰可例其餘曾子居武城章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子曰三字在章下有之

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隘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凡孟子於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皃曰輕曰云云其孟子謂臧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亦後人所加趙氏本但云謂臧不勝曰經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子標之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趙注皆明標孟子曰孟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字故標之也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孟而趙氏之本轉減少於今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

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

疏正義曰論謂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三時二百七十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為不必適等

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

所祛也【疏】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篇每篇五千字文即字也卒其文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爲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爲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共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譌字葢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栝立德立言之程式也【疏】正義曰文六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歆治左氏引傳文辨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政疏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猶尚也宣通也發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總意林云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

直己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而隱栝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栝以輔曲直荀子性惡篇云故檃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揚注云枸讀如鉤曲也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注云示讀爲寘檃栝矯糅木之器也非相篇云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注云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尚書大傳略說云子貢曰檃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難勢篇云夫去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韓詩外傳云礫仁雖下聖人不廢者臣民隱括有存是中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史曰故設明法除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栝輔檠之正弧刺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任也書盤庚下篇尚皆隱哉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爲義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遂隱栝使就繩墨焉說文木

部云檃栝也栝檃也字從木故爲矯制枸木之器隱括其通借字也公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之後漢書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栝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審量栝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拂邅回高誘注云拂戾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戾其邪使之歸於正猶檃栝矯戾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爲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爲檃括也說文禾部云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爲章程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爲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爲準則故云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郭有道碑文云隱括足以矯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栝猶量也又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括二字惟趙氏此篇叙有之劉氏所注未知所屬

洋洋浩浩具存乎

斯文矣疏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漢書韋賢傳云洋洋仲尼顏師
古注云洋洋美盛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浩浩瀚瀚不高
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没文不
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
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孟子如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
始焉○按孟子有不可詳者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
氏但云鄒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
傳雖詳説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譜言父曰激
公宜母仉氏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未知所據○其二
爲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譜曰孟子以
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
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
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陳氏疑定爲安之
譌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
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言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
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駁
之以爲譜不足據而擬爲生於安王十七年丙申卒
於赧王十三年乙未其爲孟子作年譜者紛紛更訂

或云年七十四或云年九十七大抵皆出於臆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攷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攷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居鄒葬魯之滕過薛遊宋一往任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測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 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丘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張九韶羣言拾唾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盜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攷亦去季孫

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高誘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憮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其說固不待辨通志離氏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譌自漢矣○孟子注疏舊題孫奭撰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攷並兩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

托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
佑溫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
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
妄嫁名於孫奭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予讀孫
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
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惟是
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
曰雖仰測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
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
卷本末有疏其所釋非弟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
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彷佛無
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
爲上下凡十四卷即分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
截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奧衍時復用韻與
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
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勦爲疏首乃割分音義之爲
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
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
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
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愼音義可採者十

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踳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與抑孫之名盛而遂有僞托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羲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而與論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悟之言聽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執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書一左支右詘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葉雞招豚折枝甓類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虛測其難六也古字多轉注假借多賴小學姑嘬即咀嘑爾即呼私淑即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眞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雖有條理例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爲可深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

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瞻聞金鼓而死陳質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質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注各本非一執誤文謬字其所引遂外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徧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獨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邁於平當通樂律者判弦管之殊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周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窔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部武士人時爲疏實艱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轄爲餼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疊於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鬯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攷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敘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林蕭山毛氏奇齡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

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菴鄞縣萬氏斯大字充宗鄞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氏蘭字滋九鄒平馬氏驌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清胡氏渭字朏明泰州陳氏厚耀字泗源濟陽張氏爾岐字稷若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惠氏士奇字半農婺源江氏永字慎脩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滄光山胡氏煦字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彤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無錫吳氏鼎字尊彝長洲何氏焯字屺瞻寶應王氏懋竑字予中臨川李氏紱字巨來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東原鄞縣全氏祖望字紹衣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喈華亭倪氏思寬字存未吳縣江氏聲字叔澐歙縣程氏瑤田字易疇曲阜孔氏廣森字撝仲歙縣金氏榜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昕字曉徵偃師武氏億字虛谷餘姚盧氏文弨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二雲興化任氏大椿字幼植江都汪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端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善謝氏墉字金圃鎮洋畢氏沅字秋帆仁和趙氏佑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壇段氏玉裁字若膺陽湖孫氏星衍字淵如歙縣凌氏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溧陽周氏柄中

字燭齋績溪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翟氏灝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湖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鱣字仲魚甘泉鍾氏懷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萊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曾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蔥世傳王氏大名先生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即好孟子書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琥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弟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鄙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而存之

孟子正義卷三十

孫授易詩校字